

安徽省傳統劇目彙編

廬劇

(第十五集)

要目

打蘆花 討學錢

忠孝全 打面缸

三結義 滾鼓山

安徽省文化局劇目研究室編

7011
3280

77

內
3 部 2 海
資 翻
料 印

4

字 数: 207,000字
册 数: 500本
出版日期: 1958年5月

廬劇十五集目次

打蘆花·····	1
討學錢·····	29
三家店·····	37
打烟灯·····	45
送京娘·····	57
打围瓶·····	65
五台会兄·····	79
忠孝全·····	87
金水桥·····	99
打面缸·····	113
打补綻·····	131
三結义·····	139
滾鼓山·····	159
高平关·····	165
打五扇·····	171
鉄弓緣·····	175
打灶·····	187
打长工·····	207
胡狄罵閻罗·····	219

打 芦 花

張 金 柱 口 述 本

前 記

閔直公續絃李氏，以蘆花为絮，为前妻之子閔損成衣。直公赴宴中途，閔損呼冷，鞭打现出蘆花。直公归家，請来李氏父母明理。李氏初不愿認錯，直公气愤，写了休書，父母逼着，李氏才服了輸。閔損跪求直公，以“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的道理，打动了，也收回了休書，一家重归和好。

人 物：

閔直公（简称公）	李 氏（简称李）
閔 損（简称損）	閔 华（简称华）
李 父（简称父）	李 母（简称母）
車 夫	

第 一 場

（閔直公上）

公：（引）堂前一軸画，福祿寿三星。

（詩）北风怒吼树声号，万里长空大雪飘。地冻冰天人叫冷，寒窗課子訓儿曹。

（白）老夫閔直公。昨日公冶长先生来了大帖一封，約我过府饮宴。心想帶二子前往，也好在酒席筵前，学点道理，二子那里？（閔損、閔华上）

損：（唸）双双瓦雀行書案，

华：（唸）点点杨花落砚池。

損：（白）我閔損，

华：（白）閔华。

損：（白）賢弟，爹爹呼唤。

华：（白）我兄弟前去。

損华：（同白）孩儿见过爹爹，叫我兄弟，有何訓教？

公：（白）我儿那里知道，昨日公冶长伯父来了草帖一封，請为父过府飲晏。心想带你兄弟一同前去，也在那酒席筵前，学点礼节。

損华：（同白）孩儿遵命随往。

公：（白）如此甚好，看車伺候！（車夫上、备車）

損：（白）啓稟爹爹，車已齐备。

公：（白）一同前往，（出門，看景色）

（白）正是：

（唸）四九隆冬降雪时，白玉楼前粉粧成。松柏垂头如孝子，烏鴉变了鷺鷥形。

（白）父子出得門来，又是一派世界也！

（唱）府門以外上車輪，閔損閔华随后跟。

（白）儿哪！冰天滑地，要小心了！

損华：（同白）儿知道。

公：（唱）父子双双去賞雪，天降鵝毛遍山白。松枝結成獅子尾，烏鴉飞过鷺鷥白，車輪一过現銀轍。

华：（唱）四九隆冬天气寒，世間家富不一般。有吃有穿围炭火，无衣无食受飢寒。（閔損畏冷哭）

华：（唱）回首望兄落泪，倒叫华弟惨心間。

損：（唱）父子三人到荒郊，天降鵝毛空中飘。陣陣寒风吹衫袖，遍身上下似水浇，东崗賞雪父去弟去我不去，把話报于父知道。

公：（白）閔損、閔华，因何停車不走？

損：（白）孩儿身上寒冷。

公：（白）怎么，身上寒冷么？閔华可冷？

华：（白）孩儿不冷。

公：（白）嗯！看起来你是大不如小！你幸亏在中途路上提起寒冷；要到那公冶长伯父家中，酒席筵前提到寒冷，岂不丢了为父的体面？閔华，看絲鞭伺候！

华：（白）爹爹，鞭子在此。

公：（唱）罵声长子太无能，中途大路提寒冷。絲鞭击破儿衫袖，（打損衣破、蘆花飞起）嗯！那来蘆花落地尘？

損：（哭）爹爹呀……

公：（想白）嗯……嗯！这莫非是那李氏賤人，用蘆花为絮，折磨我前房姣生？老夫还有什心思前去賞雪飲晏！閔損 閔华，将車輪倒回！

（唱）中途大路轉車輪，回府与李氏把理明。府門以外下了車。閔損 閔华請你娘亲。

（白）儿哪，快請你母亲！

損、华：（同白）有請母亲！（李氏上）

李：（白）口唸眞經數載，不知阿弥陀佛！

公：（白）請問你佛在何处？

李：（白）佛在西天。

公：（唸）佛在西天万万秋。

李：（唸）百事都在妻心头。

公：（唸）为人不善怎吃斋？

李：（唸）員外心中难猜透。

公：（白）怕你不猜，愁你不猜！

李：（白）員外，往日回府，欢天喜地；今日回府，冷言热語，是何道理？

公：（白）今日老夫东崗賞雪，路見一樁不平之事，我想在夫人面前，領教領教。

李：（白）員外，“夫妻夫妻，有話商議”，講什么領教二字？

公：（白）怎么，你也知道不說領教二字？我来問你：这四九寒天，你在家做些什么？

李：（白）也不過在家裁衣套棉哪！

公：（白）套的可公？

李：（白）套的公；

公：（白）裁的可道？

李：（白）裁的道。

公：（白）只要公道話就好說。閔華，你站到前边，給你母亲看看！（华前站）

李：（白）儿哪，你在那里玩的滿身灰土，娘把你拍拍，你下去玩去吧！

公：（白）夫人可曾观过了？

李：（白）观过了。

公：（白）外穿？

李：（白）綢緞；

公：（白）內套？

李：（白）絲棉。

公：（白）小孩子可冷？

李：（白）小孩不冷，便是有福。

公：（白）閔損，你也前站，給你母亲观看。（損前站）

李：（白）看过一人，也就是了。（公气）

公：（白）看过二人，才好說話！

李：（白）儿哪，你身上怎么也落了这些灰尘，娘把你打打，下去吧！

公：（白）夫人可曾观过？

李：（白）观过了。

公：（白）外穿？

李：（白）綢緞；

公：（白）內套？

李：（白）这个……

公：（白）哪个？

李：（白）員外，孩子身上，落了点点蘆花，也是有的。

公：（白）我請問于你：那閨华外穿綢緞，內套絲棉，小孩不冷，便是有福。长子閨損，外穿綢緞，內套点点蘆花，这便是你的好公，是你的好道！

李：（白）員外休要发怒，可容妾身一辯。

公：（白）只要你說的有理！

李：（白）閨門閨門，家才甚大，人客甚广，白天洗碟刷碗，晚来在窗簾以下，裁衣套棉，被风刮进点点蘆花，也是有的。

公：（白）难道遍身都是。

李：（白）可容妾身二辯？

公：（白）只要你講的有道？

李：（白）蘆花蘆花，山中之草，水中之麻，套也套得，絮也絮得！

公：（白）次子怎么不絮？

李：（白）他小。

公：（白）你自身因何不絮？

李：（白）我害。

公：（白）你害的什么？

李：（白）我害我害……

公：（白）掌嘴！

（唱）一句拦住賤人口，胆大賤人了不成！一父两母亲兄弟，好不該兄裴蘆花弟裴棉？恨不能举皮垂将你打，（損华托拳）

損华：（接唱）二子托住……（抹拐）

公：（唱）隔手举拳将他打，二子托住講人情。母子都有母子意，难道說夫妻不念夫妻情？回言才把閨华叫，（攢板）

（白）閨华过来，与为父看文房四宝伺候！（华拿紙硯、公提笔写書）上写閨直公亲筆頓首，只因家中有客，命小子閨华，前来

下書，望二老過府。（摺書信）

李：（白）我兒過來！（華到李氏前）你對爹爹言講：從前不與母親生氣，走外公家有母親做伴；今日爹爹與母親鬧氣，沒有母親作伴，孩兒怕犬，不願前去。兒記下了！

公：（白）閔華兒過來：將這書信送給外公外婆。

華：（白）爹爹，從前不與母親生氣，有母親做伴；今日與母親生氣，沒有母親作伴，孩兒怕犬，不願前去！

公：（笑）哈哈……

（白）你这奴才，從前不叫你前去，你偏要前去；今天与你母亲生气，你就說路上怕犬，不但你怕犬，就是路上狼叫虎嘯，也要你前去！

華：（白）兒是不去！

公：（白）不去與我吃打！

華：（白）兒去了。（接書下）

損：（白）孩兒身上寒冷哪！

公：（白）兒哪，為父知你身上寒冷，但等外公外婆前來，把蘆花之事講明，再與我兒添衣。兒哪！隨為父上房圍暖去吧！

李：（白）員外，那道兒去？

公：（白）上房圍暖。

李：（白）可要妾身奉陪。

公：（白）嗯！你往日不折磨我前房姘子，我要你奉陪；今日你用蘆花毒害我前房姘子，那個要你奉陪？你與我死，也死在這前廳；爛，也爛在這前廳！哼！（公帶損下）

李：（唱）李氏女在前廳聲聲埋怨，不怨天不怨地只怨自身。象人家一父兩母親兄弟，好不該兄裝蘆花弟裝棉，恨不得行個無常死，（內小孩哭）三孩兒哭一聲抓去娘心。將身回雲經堂進，爹媽過府便知情。（下）

第 二 場

(李父、李母同上)

父：(唸) 穷居鬧世无人問，

母：(唸) 富在深山有远亲。

父：(唸) 門口拴着高头馬，

母：(唸) 諸亲六眷鬧紛紛。

父：(唸) 門口挂幅破蓑蓑，

母：(唸) 亲戚朋友不上門。

父：(唸) 青山不老笑人忙，

母：(唸) 艸根露水瓦上霜。

父：(唸) 白发蒼蒼年紀老，

母：(唸) 也算人間混一場。

父：(白) 媽媽子，人在世間“哄”一場，

母：(白) 呃！也不过是混一場。

父：(白) 媽媽子，我倆把門開開，看看天色。

母：(白) 昨夜北风甚大，可下雪了？

父：(白) 媽媽子，來！你開那扇門，我開這扇門。(二人開門看、華上、
走過場)

父：(白) 媽媽子，你看好大的“煞”哪？

母：(白) 好大的雪。

父：(白) 你看人那邊來個“山”了？

母：(白) 到那邊來個人。

父：(白) 一走一“拱”呢？

母：(白) 一走一踮？

父：(白) 天好“緊”啊？

母：(白) 好冷。

父：(白) 媽媽子，快把門關起，我們來烤烤火。(關門烤火、闔華上)

華：(唸) 腳踏冰似油，頭頂雪如銀。

(白) 外公外婆，開門來！

母：(白) 老头子，那个在叫門？

父：(白) 这又是隔壁小放牛來烤火，不開，不開！

母：(白) 呃！一人烤一爐火，四人也烤一爐火，莫要冻坏了人家孩子！

父：(白) 你这老東西，就象乱葬崗上的狗，喜欢小孩子。

母：(白) 我来開！

父：(白) 莫要開！（母開門、閔華急入）

父：(白) 我恨不得把你这个忘……

母：(白) 小外男來了，你惊的什么？

父：(白) 啊！不是你打岔，我要罵出忘八蛋來了。

華：(白) 外公外婆在上，小外男这廂有礼。

父：(同白) 罢了，罢了！坐下吧。

父：(白) 小外男呀，这天雪天你來了，你媽怎放“因”哪？

華：(白) 呃！放心。

父：(白) 乖乖，你不怕掉“簌”窠去嗎？

華：(白) 是雪窠。

父：(白) 今天來有什么“屁放”？

華：(白) 有什么話講？

父：(白) 是的，你有什么話講？

華：(白) 我爹爹有書扎一封，給外公觀看。

父：(白) 拿來。（看）媽媽子，今年要宜枣子，

母：(白) 怎么宜枣子？

父：(白) 你看：（書倒拿）这些字叉于朝上，哪不是要結滿树的枣子嗎？

母：(白) 老東西，你把書拿倒了。

父：(白) 啊！我原是拿給你看的。

母：(白) 你真老糊涂了！

父：(白) 見面我就要說閔賢婿不是，明知二老不識文字，你弄不弄就搞

这一封一笔，你不叫二老难之乎也！

母：（白）老东西，幼时放書不讀，现在知道困难哪！認他不識，叫小外男朗誦一遍。

父：（白）好，小外男，你讀把我听。（华接讀）

华：（白）上写我爹爹亲笔頓首，拜上二老，只因家中有客，命小子送書，請二老大人过府。

父：（白）媽媽子，閨賢婿請的有我，还代的有你哩。

母：（白）啊！請你还接我嗎？

父：（白）老媽子！小外男来了，你看可有什么东西給他点吃？

母：（白）没有什么呀！

华：（白）我不吃。（内场小狗叫）

华：（白）外婆，这是什么叫唤哪？

父：（白）这是你外婆前天，过了一窝小狗子。

华：（白）我要一条小狗。

父：（白）不能捉，还未睜眼。

华：（白）我要捉，我去捉狗！（下）

父：（白）我罵你这个王！

母：（白）你又王什么？小外男捉就捉去哪！

父：（白）他捉我小狗，我罵他王八儿！

母：（白）你真老混了，罵外男怎能罵王八儿。

父：（白）媽媽子，我想起来了。

母：（白）你想起什么？

父：（白）我前天拾糞，拾到了賢婿家門口，看我女儿怀着肚子，莫不是要生了，接我們去喝喜酒？

母：（白）哪是这事？小外男并未說呀！

父：（白）那也說不一定，那誓（一）生那大外男，我們去的什么礼呀？

母：（白）那次还不错，是抬盒之礼。

父：（白）生二外男呢？

母：（白）也不错，送挑担之礼。

父：（白）唉！现在我家拿不出来了！

母：（白）那什么要紧，他家也知道我们，走女儿家要什多礼，就是两个拳头一张嘴去也可以。

父：（白）对呀！快去把那没簪锁拿来。

母：（白）你这老东西，就怕人家不知道，大声疾呼的，被人家知道是没簪锁，到家来把破虱子窝抱去了，看你盖什么？

父：（白）你这老东西，真大惊小怪！墙高数丈，只挡不来之人，三簪小锁，只能锁君子，不能锁小人。快拿来！快拿来！（接锁、闭门、挂锁）妈妈子，你看这锁挂在上边，谁知道外实内虚呀？

母：（白）你这个老糊涂，小心未挂住，掉了！

父：（白）好，走吧！（圆场、父打瞌睡）

母：（白）你这个老东西！（以拐捣父）

父：（白）哎哟！

母：（白）你走好好的路，你在盹（二）什么？

父：（白）你真噜苏，我精神不好！

母：（白）你怎么日中才起床，现在瞌睡又来了？

父：（白）唉，妈妈子，我是做了一梦。

母：（白）“老梦为空”。今日前去，一定不顺畅！

父：（白）你真大惊小怪，我讲来你把这梦圆圆。

母：（白）你说吧！

父：（白）我方才梦见走到九字街前，

母：（白）十字街。

父：（白）对了！十字街。只看那开笼的热馒头，蒸的喷香，叫我伸手抓了有二十五个馒头。

母：（白）老东西，你真是扯皮刁谎，你一个手，怎能抓二十五个馒头？

父：（白）你不知道，冷手见不得热东西，我一伸手就沾了五个，又带了五个，再抓上五个，拿五个，偷五个，不是二十五个吗？

母：（白）你还能吃完了吗？

父：（白）我一气吃了二十四个，又想起来你了，古语说“幼年夫妻老来

伴”，还留一个給你。

母：（白）一个放在何处？

父：（白）放在家里那烂碗內装着。

母：（白）那不冷了嗎？

父：（白）不得冷，放在热鍋里边。

母：（白）老东西，不要講哪！今天走了女儿家，一定要受悶头气！你去吧，我不去了！

父：（白）哎唷，“指破必改”，不要大惊小怪了。走吧！

母：（白）走吧！

父：（白）媽媽子，牛老了！

母：（白）角根細。

父：（白）人老哩？

母：（白）唉，骨骨节节生寒气。

父：（白）我的血脉也不活了，

母：（白）我的血脉也不走了。

父：（白）媽媽子，随我来吧！（同下）

第 三 場

（公帶閨損上）

公：（白）火烤胸前暖，

損：（白）蘆花背后寒。

公：（白）儿哪，为父也知道你背后寒。等你外公来了，事弄明白，为父与你换衣。門前伺候了！（閨华上）

华：（白）见过兄长。

損：（白）二弟回来了？

华：（白）见过爹爹。

公：（白）儿回来了？外公外婆可曾过府？

华：（白）少时就到。

公：（白）你弟兄門前等待。（李父、李母上）

父：（唸）飄飄大雪利刃風，

母：（唸）賢婿接來過殘冬。

父：（白）你这老東西，倒會伸腿。過殘冬？還過九冬哩？來的好，搞點吃的喝的；來的不好，還要滾將回去！

損
華：（同白）外公外婆來了。

父
母：（白）來了，你把我通報，

公：（白）不要報，也不要通，小婿久候了。

父：（白）媽媽子，今天還不錯，賢婿還等着我們呢？

母：（白）唉，看倒是很好。

父：（白）你看賢婿家好高的牢門，

母：（白）莫說破話，好高的樓門。

父：（白）你看：閔賢婿這事做的欠理，怎把這推柁板子掛在門頭上？

母：（白）你这老東西，這是匾呀？

父：（白）明是方的，怎說是扁的？

母：（白）呃！這是人家送他的匾呀。

父：（白）你再看：這簋衣樁怎麼釘到門頭來了？

母：（白）你真不懂事，這是門簪呀！

父：（白）四個，怎說三個？

母：（白）這是門簪，還有石鼓，這都是有功名人家才有。

父：（白）走吧，走吧，進去吧！（進門）

父
母：（同白）閔賢婿，在家可好？

公：（白）二老大人來了？上邊有坐，

父
母：（同白）坐，坐，賢婿不要客氣！

公：（白）二老在上，小婿這廂有礼。

父
母：（同白）不要多禮，你也坐下吧，

公：（白）閔損閔華過來，与你外公外婆見禮！

損華：（同白）外公外婆在上，外男這廂有禮了。

父：（白）罷了罷了。媽媽子，你看到底是讀書人家，老夫妻對上邊一坐，兩個小外男，尾巴根子一硬一硬的……

母：（白）禮恭必敬的！

父：（白）媽媽子，你看閔賢婿桌上放的這麼多紙筆硯台，怕有什麼喪事吧？

母：（白）呃！喜事都不會說！

父：（白）閔賢婿呀，你家今天可有什麼好……（母小声提示）

母：（白）喜事，喜事！

父：（白）可有什麼好喜事呀？

公：（白）二大人猜他一猜。

父：（白）二老么一猜便猜着了。

公：（白）講。

父：（白）敢是買了田地？

公：（白）烏鴉飛他不過。

父：（白）買了樓台亭閣？

公：（白）箭桿射他不過。

父：（白）買了丫環梅香？

公：（白）家里成雙成對。

父：（白）買驢馬。

公：（白）成羣。

父：（白）買豬羊？

公：（白）成圈。

父：（白）老媽子，我一個都未猜着。

母：（白）你猜他不着，叫閔賢婿出下題目不就行了嗎？

父：（白）閔賢婿，二老猜他不着，你出下題目，試試如何？

公：（白）怎么，要小婿出下題目么？今天小婿東崗賞雪，路見一樁不平

之事，特請二老過府，領教領教。

父：（白）賜教？

母：（白）領教。

父：（白）賜教？

母：（白）領教。

父：（白）領教領教，領到頭上就不得掉。你看他講話，“狗皮捲畫条子——毛中有畫，畫中有毛”。你知道什麼東西！閨賢婿呀，翁婿翁婿，有話商議，賜不得教，領不得教的！

公：（白）二大人，你知道你令愛在這四九隆冬之天，在家做些什麼？

父：（白）啊！

公：（白）你令愛四九隆冬之天，在家做些什麼？

父：（白）啊……啊……

公：（白）你令愛做些什麼？

父：（白）我只當他問我犁田打壩，庄稼之事；那知他問我丫頭在家做什麼，我怎知道呀？這些事是奶奶們之事，我來叫老媽媽和他說話。媽媽子！（媽不理）怎麼你也生氣哪？有了，他的毛病我知道。（用拐棍搗母腰）

母：（白）還搗什麼？你也真是無用！話也不敢講了！

父：（白）叫你說話，不是叫你生氣，你同賢婿談談。

母：（白）你不能嗎，怎不講哪？

父：（白）我講過了，你也該講幾句。

母：（白）閨賢婿呀，你可是問四九寒天。我女兒在家做些什麼事呀？

公：（白）正是這樣。

母：（白）四九寒天，也不過是在家套衣絮棉。

公：（白）請問大人：什麼為暖，什麼為寒哩？

母：（白）閨賢婿，這要分上中下三等人家。

公：（白）那頭等人家怎樣？

母：（白）為官為宦，身穿皮袄，圍爐取暖，便是有福。

公：（白）那二等人家哩？